

長故事的陪伴

或許大家都已經注意到,電視劇越來越長了,七八十集的比比皆是。理由不難找,因為電視劇是按集賣的,集數越多越賺錢。

但我總覺得,這並不是電視劇越來越長的最主要原因。篇幅巨大的電視劇是得多賣錢,但如果爛在手里,賠錢也更多。所以,有沒有一種可能,電視劇越來越長,是因為觀眾喜歡看長故事?

網絡時代,很多事情都在發生變化,而且這些變化是非常複雜的,是雙向的,往往兩種結果同步產生,比如閱讀。網絡讓閱讀變成了碎片化閱讀,人們更喜歡短小的文字,於是微博、微信公眾號崛起;但事實上,閱讀方式的改變,讓閱讀同步發生着兩種看似矛盾的變化。一方面,閱讀越來越趨向于短、淺,向着那些有互動可能、可以提供社交話題的讀物傾斜;另一方面,這些短、淺、互動性強的閱讀,反而催生了更強烈的讀大部頭、讀經典、不受干擾地閱讀的願望。因為,閱讀的本質,其實是給讀者

提供(而不是消耗)一段時間,所以,很多長篇小說或者故事集反而賣得更好,因為它們能給讀者提供一種整塊的閱讀感覺,以及整塊的閱讀時間。

電視劇越來越長,也是基于這樣的原因。一方面,人們喜歡看短視頻;但另一方面,正是這些短小、碎片化的視頻,激發了人們觀看長劇的需求,而且這種需求還越來越強烈。

在碎片化時代,人們反而更希望看到長故事。因為,越是碎片化時代,人們越渴望完整性,渴望在完整性中找到完整的自己。



我認識一個叫威廉的英國小伙子,他特別喜歡中國的京劇,不遠萬里從英國趕來,跟隨一位京劇老師學習。

威廉很努力,花了三年時間,學得認真真,甚至多次催着老師教他,把老師累得半死,可結果也就學了一星半點。嗚嗚哇哇半天,要么音不對,要么腔不對。上台邁腳,也總不對路數,自己着急,老師也跟着着急。

希臘有一種精美的綉花手巾,于白色的布面上織了蕾絲般的花紋圖案,非常美麗。桌巾、床單、圍裙,還有小件的手帕、頭巾等,有種希臘特有的白色的美感。希臘奧運會期間,一個朋友到那里去,喜歡上了這種手工藝品,努力學習這種綉花手藝。由於時間有限,她購買了一本教授這種綉花手藝的書,又找了一個懂希臘語的朋友幫忙翻譯成中文。

然而,兩年過去了,她依舊只掌握一點皮毛,綉出來的東西無論如何也無法達到那個標準。大家都不知道是差在哪里,她最後只好放棄。

當今世界上,很多發達國家的汽車製造技術都很先進,而德國和日本的技術最為發達。日本汽車的製造程序與其他國家的沒有任何不同,都是先生產散件,然後再組裝。一些國家為了省錢,向日本人提出批量生產零件,自己組裝。然而,這些國家組裝的日本車,怎么也比不上日本人自己組裝的精良。

很多人懷疑原因出在組裝技術方

看不見的含量

面。為此,各國派人去學習組裝技術,然而,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名堂可學。各個部件的零件是一樣的,組裝線是一樣的,問題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?

20世紀80年代,英國科學家提出一個名詞:看不見含量。正是看不見含量的存在,影響着同一事物產生不同結果。比如,威廉學習京劇、朋友學習綉花技術、外國企業組裝日本汽車,之所以付出的努力達不到相應的效果,就是因為不同的文化背景、人文素質,甚至世界觀與潛意識,起着決定作用。在事物的表層,這些因素是無法洞察的,但它們導致的差距甚至可能是致命的。

以京劇為例,在學唱京劇的過程中,京劇人的大腦里始終裝着京劇的傳統藝術,血液里流淌着京劇的神韻,有一種潛在的京劇風韻指揮着他們。沒有潛意識中的神韻意識,充其量只能是模仿,模仿得再像,也存在巨大的差距。

當今,科學的發展讓許多領域都已經無秘密可言。然而同樣的產品、同樣的技術,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別。

正像有人說的那樣,東和西之間到底有多遠,誰也不知道。心差多遠,東和西就差了多遠。

在日常生活,我們的眼睛所能看見的東西畢竟是有限的。許多看不見的含量,才是決定事物的最終因素。



記得張大春的小說《我妹妹》中,有一段提到主角的妹妹有一天心血來潮,拿了攝像機要把她奶奶的廚藝記錄下來。她一邊拍,一邊問奶奶:“做這菜要用多少材料啊?”奶奶說:“人多就多放點,人少就少放點。”

我覺得奶奶回答得真好。在我們那個年代,誰做菜是去專門學的?都是看着前輩怎么做,再照着做,在不知不覺中就學會了。燒菜煮飯不都是這樣嗎?哪有菜譜這回事?

英國美食作家伊麗莎白·戴維談到煎蛋卷時說過一句話,我覺得一語中的。她說:“人人都知道,只有一種方法可以煎出完美的蛋卷,就是自己的那一種。”

通常一道成功的菜肴,可以按照菜譜或烹飪專家的建議去做,但是關於細節和口味這種事,很難有一個統一的標準。伊麗莎白·戴維的觀點,用中國人做蛋炒飯時的情形解釋,也許更加生動、明確。

這種在普通中國家庭中最常見的食物,要講究起來,學問可大了。身為歷史學家和美食家的逯耀東先生就最喜歡談論蛋炒飯。他寫過很多關於蛋炒飯的文章,認為要鑒定某位廚師的廚藝如何,先吃他做的蛋炒飯再說。蛋炒飯不只是家里沒有準備正餐時的替代食品,要將一盤飯炒得色、香、味俱全,一定是要下功夫、花力氣的。

說到蛋炒飯,有人做蛋炒飯時喜歡先炒蛋再下飯,如此吃起來蛋的香味更濃郁,但是另有一派是先炒飯,再倒入蛋液,

使每一粒飯都可以被蛋汁包裹起來。不僅如此,蛋液是先打散再倒,還是不打散直接倒到鍋里,又有許多派系之爭。把蛋液打散後再倒下去,每粒飯炒出來的顏色是相同而且均勻的;不打散就直接將蛋液倒下去,被蛋白和蛋黃包裹的飯粒有些是白的、有些是黃的,顏色看起來更繽紛多彩一些。選擇用什麼樣的米飯來做蛋炒飯,有一派是“冷飯派”,有一派是“熱飯派”。當然所用的飯要煮到什麼程度,各自的講究又不相同。所以說,最好吃的蛋炒飯,一定是自己堅持和習慣的那一種。

就像在城市的餐廳里,我最不喜歡吃的就是咖啡店內出售的商業午餐。所謂商業午餐,基本上都是以兩三樣家常小菜,配上一碗湯或一杯水果飲料。一般咖啡店內的廚房,不太用大火大油做飯。所以,不論是和正式的餐廳還是路邊攤比,咖啡店在先天上就存在廚具不夠齊備的缺陷。以家庭主婦的立場而言,外出吃飯,總想吃些好吃的或在家里吃不到的,但是對長期在外面吃飯的人來說,可能最想吃的是

蛋炒飯的學問



現炒的新鮮菜肴。他們中午若有機會不吃便當,走到咖啡店里吃幾道小菜,一定覺得最幸福。所以什麼才是好吃的東西,時間、地點、心情都是影響因素,做法和材料很多時候反倒不那么重要。而且不論講究與否,做菜的很多細節是無法在菜譜上表述的。簡單地說,做一道菜時,面對的食材的成分、數量每次都是不同的,即使照着菜譜做出來,味道也不一定一樣。畢竟,雞不是同一只雞,魚也不是同一條魚。肉質或大小不一,在拿捏火候時自然就不同。難怪據說有些大餐廳里蒸魚的師傅,每天就盯着那幾條魚,薪水卻比總經理還高,這功夫可不是菜譜上能說得清楚的。蒸魚如此,煮雞如此,煎蛋卷如此,炒蛋炒飯也如此。做菜是一門藝術,功力實在不是背一本菜譜就可以得到的。基本上會做菜的人,很多菜着即使沒有做過,嘗幾口也能知其一二。這種功力也是一種素養,他們對食材必須十分瞭解,才能知道什麼樣的材料在加工後會有什麼樣的變化。日本有一

紐約大街上,一名土著與友人走着,周圍人山人海,汽車的喇叭聲此起彼伏。突然,土著停下腳步說:“我聽見了蟋蟀的叫聲。”

“這麼嘈雜,你怎么可能聽見蟋蟀的叫聲呢?”朋友不相信。

土著沒有爭辯,逡巡自穿過人群,來到一叢用于綠化的矮樹邊,蹲下身子。等他起身時,手指間真捏着一只蟋蟀。朋友簡直難以相信自己的眼睛,說:“你的耳朵一定具有特異功能!”

土著搖着腦袋說:“我的耳朵和你的一樣。其實,這全在于你想聽到什麼。”

朋友看着土著,一臉驚奇。只見土著松開手指,蟋蟀迅速逃出,落入樹叢中,不見了踪影。土著又從口袋中摸出幾枚硬幣,隨手往人行道上一扔。周圍的好多行人都轉過頭,看掉在地上的錢是不是自己的,儘管街上依舊人聲鼎沸。

朋友好像明白了點什麼。



讓“我”消失一會兒

每天使用最多的人稱代詞應該是“我”吧。作為一個存在主體,“我”無時無刻不在顯示着存在,除了睡覺。日常說話、做事,都是以“我”為中心。現在有個新詞叫“刷存在感”,愈發凸顯了“我”的存在。被人遺忘,被人漠視,那種滋味是難以忍受的痛苦。然而,有時莫若讓“我”消失一會兒。

一個周末,我從家里出來沿着民心河遛彎,走進河邊的一座小公園。天陰陰着,像要下雨的樣子,公園里人很少,我轉了一圈,便坐在椅子上。世界突然安靜下來,不遠處一位中年婦女在打太極拳,一招一式慢悠悠,時間一下子被拉長了,變得緩慢。遠處建築工地傳來打夯的聲音,身邊樹上的小鳥嘰嘰喳喳叫着,越發顯得幽靜。我發着呆,腦子里啥都不想,眼前的景物忽然虛幻起來,恍惚間,我不知身在何處。“我”離開了我,消失了,留在椅子上的只是一個軀殼,一個木雕,一個泥胎。時間或許只是一小會兒,但足以令我沉醉、享受。這一小會兒,成為永恆。原來,“我”的短暫消失,竟是如此美妙。

佛教哲學講“無我”,中國哲學講“忘我”,都是讓“我”暫時不存在的意思。其實,無論怎樣,“我”都是時時刻刻存在着的,只不過主體意識使其偃伏罷了。

心學大師王陽明說,深山中自開自落的花樹,因為我們看見並欣賞了,它便有了存在的意義,不然,也可以說它壓根

兒是不存在的。《晉書·王坦之傳》雲:“成名在乎無私,故在當而忘我。此天地所以成功,聖人所以濟化。”過于凸顯“我”的存在,就會忽視他人或者周遭的一切,就是自私,就成不了事。這個世界由無數個“我”和物構成,任由個體的“我”高聳,就會擠壓他者和物的空間,就會造成傾斜,就會跑偏,結果會很慘。

辛棄疾作詞:“我見青山多嫵媚,料青山見我應如是。”多么和諧溫馨的一幅人間自然風景,山人相諧,遠近互構,物我兩美。這個“我”是溫暖的,有趣的,平和的,還有點小小的自作多情。馬克思說:“美是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。”

你向對方投注什麼,對方就會回應什麼。有個小故事,蘇軾喜歡談佛論禪,和佛印禪師關係密切。一天,蘇軾拜訪佛印,問佛印:“你看我是什麼?”佛印答:“你是一尊佛。”蘇軾大悅。佛印問:“你看我是什麼?”蘇軾有意刁難一下佛印,說:“你是一坨屎。”佛印默然不語。蘇軾回家後將此事得意地告訴蘇小妹,說自己一句話噁住了佛印禪師。蘇小妹搖搖頭說:“哥哥,你的境界太低了!佛印禪師心中有佛,看什麼都是佛;你心中有屎,所以看別人也是屎。”蘇軾赧然,慚愧萬分。

把“我”放低一點,看小一點,有時混然於眾,自我放逐,消失一會兒,其實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。

